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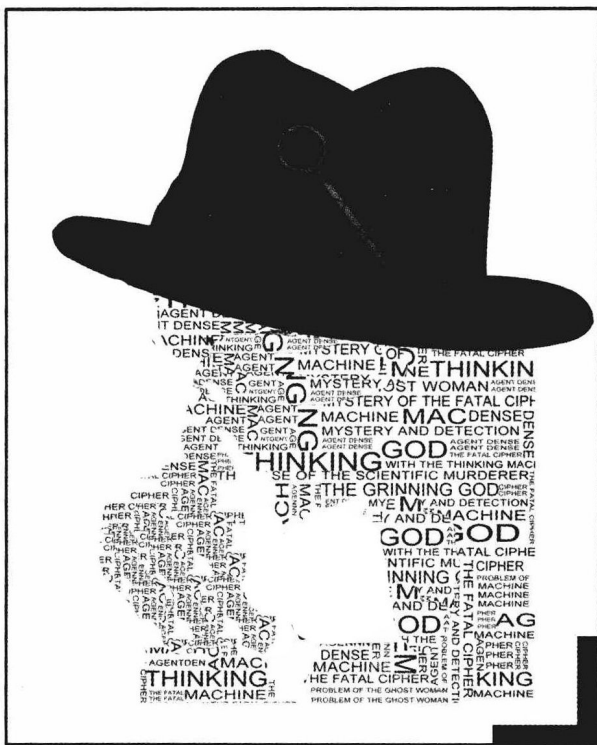


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THE PERFECT ALIBI
思考机器探案集
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美] 杰克·福翠尔 著 陈先贵 董 昕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 (美) 福翠尔著; 陈先贵, 董昕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2. 1

(思考机器探案集)

ISBN 978-7-5484-0748-5

I. ①完… II. ①福… ②陈… ③董… III. ①短篇
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6178 号

书 名: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作 者: [美] 杰克·福翠尔 著

译 者: 陈先贵 董 昕 译

译 审: 朱泽军

责任编辑: 张凤涛

责任审校: 陈大霞

装帧设计: 恒润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9 号 **邮编:** 1500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黑龙江省文化印刷厂

网 址: www.hrbch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h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6 **字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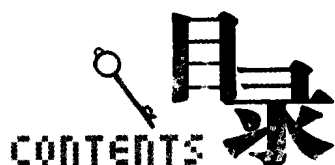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0748-5

定 价: 26.8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目录

CONTENTS

歌剧院杀人事件	1
妒忌心	20
幽灵汽车	39
红线疑案	56
金匕首命案	94
红玫瑰命案	129
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150
失忆的人	167
十字记号签名	204
火车卧铺命案	218
中断了的无线电报	233

歌剧院杀人事件

灯光暗下去了，歌剧院里拥挤的观众一下子都变成了无法辨认的黑影，黑暗中只能偶尔看到珠宝的闪光以及女士们裸露的白色的肩膀。威尔第的歌剧《游吟诗人》开演了，管乐齐鸣、鼓声阵阵，一时间音乐的轰鸣回荡在整个剧场。埃莉诺·奥利弗小姐坐在包厢前排，旁边坐着她的母亲。她突然站起身来，从前排走到后面，疲倦地把头靠在格子状的包厢隔板上。她的父亲、母亲以及她家的客人西尔维斯特·奈特先生都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她。

“亲爱的，怎么了？”奥利弗太太问道。

“吵得我头疼，”她解释道，“爸爸，您要是喜欢坐前排您就坐吧。我在暗处坐一会儿，可能感觉会好点儿。”

奥利弗先生去妻子旁边的座位上坐了。奈特马上失去了看歌剧的心情，他转身看着埃莉诺。见她面色惨白，奈特的脸上满是焦虑。他们谈了一会儿。在黑暗的掩饰下，奈特紧紧地握着埃莉诺的手。

奈特和埃莉诺的谈话声影响了奥利弗太太听歌剧。她回头警告地看了他们一眼。但是他俩谁也没有注意到，因为此时奈特正在用充满爱怜的目光凝视着女友而埃莉诺也看着奈特。后来，埃莉诺

说了些什么，奈特好像不大同意。

“请不要这样，”奥利弗太太听到奈特用恳求的语气说道，“不会很长的。”

“恐怕我只能如此了。”女孩回答说。

“你千万不能这样做，”奈特认真地说，“如果你非要这样做，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奥利弗太太转身嗔怪地看着他俩。

“你们的聊天声音太大了，”她和蔼地说，“你俩的声音比音乐声还大。”

她转回身去听歌剧了，奈特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女孩又说了些什么，她母亲没听清。

“当然。”奈特回答道。

奈特悄悄地站起来离开了包厢。由于音乐巨响，没人听见他掀门帘的声音。女孩坐在那儿，面色苍白，不能动弹。不一会儿，奈特端着一杯热水回来了，看见埃莉诺还是保持着那个姿势。他出去也就一分钟左右，此时观众的欢呼声刚刚结束。

奈特把杯子递给埃莉诺，但是她没有伸手来接。他轻轻碰了碰她的胳膊，她还是一动不动，于是他俯身仔细看她的脸。然后，他迅速转身朝向奥利弗太太。

“我看埃莉诺好像晕过去了。”他不安地小声说道。

“晕过去了？”奥利弗太太大声嚷着，她站了起来，“晕过去了？”

奥利弗太太推开椅子，迅速坐在了女儿身旁，轻握埃莉诺的双

手。奥利弗先生转过身满不在乎地看着她们。

“怎么了？”他问道。

“我们得走了，”奥利弗太太回答说，“埃莉诺晕过去了。”

“又晕了？”他不耐烦地问。

埃莉诺的父母在照顾她，奈特帮不上忙，焦急地走来走去。最后埃莉诺被抬上了马车，回了家，埃莉诺面色白得像死人一样。两名医生被请进了她的房间，奈特在外面焦急地等着，他不安地在吸烟室与大厅间来回地走动。奥利弗太太在里面陪着女儿，奥利弗先生在外面坐着静静地吸烟。

“不用担心，”几分钟后，奥利弗先生安慰奈特，“她经常会玩这种晕倒的游戏，你以后会更了解她的——当她成了奈特太太的时候。”

楼上传来一声尖叫，奈特吓了一跳。听到这凄厉的惨叫声，他不禁毛骨悚然。奥利弗先生却很冷静，看到奈特很紧张，他甚至微微一笑。

“这是我太太晕过去了，她每次晕过去的时候都这样，”他充满自信地补充道，“我妻子和两个女儿都热衷于这套把戏，说晕就晕。我告诉她们不要这样，但她们不听我的。”

奈特没有理睬这位父亲冷酷无情的评论，他站在楼梯口向楼上观望。过了一会儿，一名男子下来了。他是请来的那两位医生之一——布兰德医生，布兰德表情困惑。

“她怎么样？”奈特急切地问道。

“奥利弗先生在哪里？”布兰德医生问道。

“在吸烟室，”奈特回答，“怎么了？”

医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继续向女孩的父亲走过去，奥利弗先生抬起头看了看医生。

“醒过来了吧？”他问道。

“她死了。”医生回答。

“死了？”奈特大吃一惊。

奥利弗先生突然站起来，猛然地抓住医生的肩膀，凝视着医生，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很明显他费了很大劲儿才回过神来。

“心脏病？”他最后问。

“不是，她被人用刀刺死了。”

布兰德医生用困惑的眼神看着眼前这两个面色苍白的男子。

“不会的，”奈特突然说，“她在哪里？我去看她。”

布兰德医生把手放在他肩上，拦住了他。

“没用了。”医生平静地说。

奈特一时说不出话来，表情复杂，似乎内心在挣扎，医生放在他肩上的那只手感觉到了他在剧烈颤抖。最后，还是女孩的父亲说话了。

“是怎么回事？”他问道。

“她被刺了一刀，”布兰德医生重复道，“我们给她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一把刀——是一把长而锋利的短柄刀。刀子从她左侧腋下大力插入，刺穿了心脏。从歌剧院包厢抬上马车的时候她很可能已经死了。刀子插在里面没拔，所以没有流血，由于伤口位置隐蔽且刀柄较短，所以抬上马车的时候你们没有注意到。我们也是检查好

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几分钟后才发现那把刀的，因为被她的胳膊遮住了。”

“你告诉我妻子了吗？”奥利弗先生马上问道。

“她在场，”医生继续说，“她尖叫一声就晕过去了。西弗医生正在照料她，她的状态不太好。电话在哪儿？我必须告知警方。”

奥利弗先生又问了些别的事情，然后不说话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紧接着又站了起来，冲上楼。布兰德医生给警方打电话的时候，奈特面无表情，像石头一样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等医生打完了电话，这个年轻人问道：

“给警方打电话，就是说埃莉诺不是自杀了？”

“是谋杀，”医生回答，“她不可能自己捅自己，刀是直着进去的，从这里。”他指着自已左腋下四英寸的地方说。“你知道，”他解释道，“刺得很深才能到心脏的。”

奈特的目光呆滞，露出绝望的神情。他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趴在自己的双臂上，沉思良久，然后抬起头又问道：

“刀子在哪儿？”

“我保管着，”布兰德医生回答道，“我会转交给警方的。”

记者哈奇向“思考机器”详细汇报了案情，然后他向后靠在椅子上听“思考机器”说话。“现在，”“思考机器”用他那嗓门不大却带愠怒的声音说，“除去事物外表的假象，我们可以像做加法一样解决问题。解决这个案子就是把事实简单地加在一起，就像二加二不是有时而是永远等于四一样。”

奥古斯都·范杜森教授，科学家、逻辑学家，停顿一下，调整了一下坐姿，把头舒服地靠在椅子靠背上，然后接着说：

“哈奇先生，你对案情的陈述给我提供了下列事实：埃莉诺死了，她死于刀伤，是一把短柄刀；伤口位置显示不可能是自杀；她的未婚夫奈特被逮捕了。我们就知道这些，对吧？”

“你忘了说她是在歌剧院包厢里被刺死的，”记者插话说，“在有三四千观众的歌剧院里。”

“我没忘，”科学家断然说道，“或许她并不是在包厢里被刺的。或许她当时只是病了或者晕了。她有可能是在马车里甚至是回到家以后被杀害的。”

一听这话，哈奇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当然我们还是，”“思考机器”缓和了一下语气继续说道，“首先假设她是在包厢里遇害的，但没有查实之前我们不能把这当做事实来看待。要知道这把短柄刀是在她回到房间后才被发现的。”

这番话让记者哈奇若有所思，他默不作声，他明白“思考机器”说的可能性是的确存在的。

“你曾告诉我由于奥利弗先生的证词，警方接到报案不久就逮捕了奈特，”“思考机器”接着说，“关于奈特，你和警方了解多少呢？警方怎么就把奈特和这起谋杀案联系到一起了呢？”

“首先，警方这么做是基于奈特有别人不具备的作案时机，”记者解释道，“等到奈特被捕后，警方发现作案的短柄刀不是一般的刀。它的刀刃有7英寸长，而且非常窄，刀柄没有护手，只有一个金箍。刀柄是一段直的、打磨光滑的木头。金箍下方本该有护手的地方是一圈圈的螺纹，好像能拧到什么东西里面去。”

“对，对，我明白，”“思考机器”不耐烦地插话说，“这把刀也许

是藏在手杖里随身携带的那种，与手杖拧在一起的。你接着说。”

“马洛里侦探看到这把短柄刀的时候也这么猜测，”记者继续说，“于是他把奈特锁起来，然后去奈特家寻找手杖下面那部分。”

“然后他找到了没有短柄刀的手杖？”

“是的，这一系列事实都指向奈特。首先，他独有作案时机，然后是在他那里找到了作为刀鞘的手杖。”

“一派胡言！”科学家暴躁地说，“我估计奈特否认自己杀害了奥利弗小姐吧？”

“当然。”

“他手杖上的短柄刀哪里去了？奈特没有试图解释一下吗？”

“他似乎不知道那把刀在哪儿——事实上他没否认那把短柄刀可能是他的。他只是说他不知道。”

“思考机器”沉默了几分钟。

“看来对他不利啊。”他最后说。

“谢谢。”哈奇说。科学家和自己的看法如此一致的时候还真不多。

“奥利弗小姐和奈特先生马上就要结婚——什么时候结？”

“三周后的周三。”

“我猜短柄刀和手杖都在马洛里侦探那儿吧？”

“是的。”

“思考机器”站起身来拿帽子，出去了。

他们找到马洛里侦探，只见他扬扬自得地叼着一根硕大的雪茄。

“你们好，两位先生，”他说话的语气很礼貌——高傲的礼貌，“我们已经确定是奈特干的了。”

“怎么确定的？”“思考机器”问道。

侦探先是得意地绕了绕舌头才回答。

“我估计哈奇已经告诉你我逮捕奈特的理由了吧？”他问道，“他独有的作案时机以及别的一些事情？那么，你也知道我搜查了奈特的房间并且找到了带刀手杖的下半部分。这些就足以定罪了，而今天傍晚又有了新的证据，是奥利弗太太提供给我的。”

马洛里侦探停顿了一下，对自己的话吊起大家的胃口好像很享受似的。

“哦？”“思考机器”最后回应说。

“奥利弗太太听见——注意是听见——在奥利弗小姐遇害前几分钟奈特曾恐吓她。”

“恐吓？”哈奇看着“思考机器”大声说，“天哪！”

马洛里侦探满足地摸着自己的胡子。

“奥利弗太太先是听到奈特说，‘请不要这样。不会很长的’。她女儿回答什么她没听清，但是后来奈特断然地说了，‘你不能这么做，如果你非要这样做，我可对你不客气了’之类的话。奥利弗太太记得当时奈特用的是恐吓的语调——奈特的声音盖过了剧场的音乐声，显然他很生气，抬高了嗓门。因此，已经可以结案了。”

“思考机器”和哈奇都默默思考着这个新发现。

“要知道这种恐吓就发生在死者遇害前三四分钟，”侦探继续肯定地说，“从独有的作案时机到拥有短柄刀，再到恐吓遇害者，一

切都与奈特有关。”

“没有杀人动机？”“思考机器”问道。

“哦，杀人动机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是我们再调查调查也就弄明白了，”侦探说，“我想动机应该是嫉妒吧。当然，奈特说他不知道自己手杖上的短柄刀哪里去了，纯属胡扯。”

马洛里侦探说话时充满了自恋，以至于他竟然给客人递了烟——他这么慷慨的时候可不多见啊，而且哈奇由于思考得太入神，竟然接受了他递过来的烟。“思考机器”是从不吸烟的，他问了个问题。

“我能否看一看短柄刀和手杖？”

马洛里侦探欣然同意了，他满足地看着科学家范杜森教授。他正在眯着眼睛仔细查看刀刃，发现上边还有血迹。范杜森教授又检查了一下手杖的下部，最后他把刀刃插入了中空的手杖，旋转刀柄，把两部分拧在一起了，严丝合缝。马洛里侦探笑了。

“我想这回你不会再阻挠了吧？”他得意地问道。

“聪明，马洛里先生，非常聪明。”“思考机器”回答，说着就离开了警察局，哈奇紧随其后。

“马洛里这回可要骄傲自大了。”哈奇严肃地说。

“哦，他没什么可骄傲的，”“思考机器”不客气地说，“他抓错了人。”

记者哈奇惊奇地看着他这位同伴那张高深莫测的脸，问道：

“不是奈特干的？”

“当然不是。”“思考机器”有点儿不耐烦地回答。

“谁干的？”

“我不知道。”

哈奇与“思考机器”一起进了前一天奥利弗小姐遇害的歌剧院。与经理谈了几句，他们被准许进入奥利弗家当天看歌剧的包厢。这个包厢位于一层，进门的左手边。“思考机器”在歌剧院里溜达了十多分钟，哈奇在一边看着。他进入包厢又出来，重复两三趟，检查了帘子、隔板、地板和椅子，然后去了大厅。

“思考机器”让哈奇等他一会儿，自己进了经理室。他在里面停留几分钟就出来了，然后他们上了出租车，返回了警察局。

经过一番周折，“思考机器”和他的记者同伴终于获准与奈特见面。奈特站在牢房的铁栅栏门后面，面色苍白，目光呆滞。

哈奇把“思考机器”介绍给奈特。哈奇先前也试图让这个年轻人开口说话，但是奈特却一直保持沉默。

“我没什么可说的，”奈特仇视地说道，“与我的律师说吧。”

“我只问几个不会令你反感的问题，”“思考机器”说，“当然，你如果反对，可以不回答。”

“什么？”奈特说。

“你去过欧洲吗？”

“我在那儿住过将近一年时间，三个月前才回来。”

“你曾追过别的女孩吗？或者别的女孩曾经追过你吗？”

奈特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个人。

“没有。”他用强调的语气回答。

“对此问题的回答可能会让你在几个小时之内重获自由，”“思

考机器”平静地说，“告诉我事实。”

“这就是事实——我发誓。”

他的语调很坦然，脸上露出一丝希望的神情。

“你是在意大利什么地方买的这根带刀手杖？”“思考机器”问。

“罗马。”

“很贵吧？”

“五百里拉，相当于一百美元了。”

“我想这东西在罗马很多吧？”

“是的，相当多。”

奈特靠着铁栅栏，急切地看着“思考机器”那双半睁着的令人无法理解的眼睛。

“你和奥利弗小姐从来没有吵过架吗——严重的或者不严重的？”

“从来没有过。”奈特马上答道。

“现在，我再问一个问题，”“思考机器”说，“我本不该问这个问题来伤害你的，”他停顿了一下，哈奇在一旁好奇地等着听他要问什么，“奥利弗小姐曾经有过别的恋爱经历吗？”

“当然没有，”这个年轻人大声说，而且还有点儿激动，“她只是个二十岁的女孩，刚从瓦萨大学毕业几个月，而且……”

“你不用说那么多，”“思考机器”打断他的话，“没必要了。准备今晚离开这里吧，不会晚于午夜的。现在是晚上四点钟。明天的报纸将会为你洗脱罪名。”

奈特似乎异常激动。他张嘴想要说些什么，但哽咽了，只是把

手从铁栅栏后面伸出来。“思考机器”不耐烦地把自己瘦长的手指搭在他的手上，机械地说了声再见就和哈奇离开了。

记者哈奇一头雾水，他和“思考机器”在一起经常会这样。他们上了出租车。哈奇还在沉思，也没听见“思考机器”让出租车司机往哪儿开。

“你真的认为你有能力轻易地为奈特开脱罪名吗？”哈奇怀疑地问道。

“当然，”“思考机器”答道，“除了一两个疑点外，问题基本已经解决了。我现在就去证实这一两个疑点。”

“但是，但是……”

“到时候我会向你解释的。”“思考机器”打断他的话。

到达目的地前他们没再说话。哈奇向外瞥了一眼，发现到了奥利弗家。他跟着“思考机器”上了台阶，进了会客厅。科学家向家仆递了张名片。

“告诉奥利弗先生，我就耽误他几分钟。”他解释道。

家仆鞠了一躬走了。等了一会儿，奥利弗先生进来了。

“真不好意思打扰你，奥利弗先生，”科学家说道，“但是如果你能提供一点儿信息的话，我会让这个不幸的事件真相大白。”

奥利弗先生鞠了一躬。

“首先，请你证实一件可以说我已经知道了的事，就是你女儿一定认识这名男子吧。请你不要读出他的名字。”

他用笔在一张纸上草草地写了一个名字递给奥利弗先生。奥利弗先生顿时满脸惊诧，但是他摇了摇头。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说，“埃莉诺不认识这个人，她从未出过国，而且这个人是刚刚才到美国来的。”

“思考机器”猛然站起身来，脸上带着似乎很激动的神情，手指有点儿发抖。

“什么？”他厉声说道。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说，“先生，你再说一遍。我有点儿感到意外，但你确定他们没见过面？”

“我完全确定，”奥利弗先生坚定地回答，“他们决不可能见过面。”

“思考机器”站在那儿，用他那双眯着的眼睛困惑地盯着奥利弗先生，并且看了好一会儿。哈奇饶有兴趣地在旁边看着。他知道出问题了，逻辑的齿轮无法啮合，轮子卡住了。

“奥利弗先生，我搞错了，”“思考机器”最后说，“对不起，打扰了。”

奥利弗先生礼貌地鞠了一躬，然后把他们送出去。

“怎么了？”一上出租车，哈奇就焦急地问道。

“思考机器”烦恼地摇摇头。

“发生什么事了？”哈奇又问。

“我犯了个错误，”“思考机器”烦躁地说，“我要回家从头思考。晚上也许我会叫你过来。”

哈奇觉得“思考机器”是想打发自己离开，但他还是充满疑惑地走了。那天傍晚“思考机器”果然打电话给他了。

“哈奇先生吗？”

“是我。”